

中古史书词汇论稿

高明 著



文学丛者
天津古籍出版社

XUE ZHE WEN CONG

中古史书词汇论稿

● 高明/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古史书词汇论稿 / 高明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696-514-6

I. 中… II. 高… III. 汉语—词汇—研究—中古 IV.
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2008号

中古史书词汇论稿

高明/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60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80696-514-6

定 价: 29.00 元

序

在跨入本世纪的前夕,中古史书词汇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型的成果;要构筑汉语词汇史的新型大厦,加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建设,当然不能只满足于丰富的经验而不作深入的理性思考。高明教授的《中古史书词汇论稿》(下称《论稿》),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论稿》的雏形,是作者2000年4月完成于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那本论文看上去不厚,但拿到手上却感到沉甸甸的。我承乏指导教师之职,个中原因当然非常清楚: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不得不应付的作业,更不是为换取学位而因人成事的东西。它凝聚了青年学者自觉投入的心血,体现的是作者自发的科研兴趣和积极的学术态度。

《论稿》的作者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留心已久。硕士阶段即对蒋云从(礼鸿)、徐鸣谦(复)、郭在贻等先生的著作认真研读,深受其研究方法的启迪,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中古文獻知识。硕士论文又选定了中古史书词语,对语词的考释及学理层面的分析均有一定的深度。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作者坚持词汇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既注重理论的提升,也突出研究成果在文献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的实际运用。从中古文献的校理中发现问题,再用中古词汇研究的成果解决文献整理中的具体问题,将中古文献的整理与中古词汇研究较好地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明显受到了先师徐鸣谦等前辈学者的影响,也跟我的兴趣爱好颇为吻合。

雏形的《论稿》,原名《中古史书词汇研究》,题目是作者自选的。资料的搜集完全凭一己之力,由于当时还缺乏大型语料库及各种检索软件,主要依靠原始的手工积累。全文是作者独立构思、精心撰就的。谁要是经常跟作者一道切磋学问,我相信他一定不难发现:作者不仅对中古史书词汇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不仅有回顾和前瞻的理论视野,而且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相应的表述能力。

记得初次与作者交往,是在1996年底。有一天,我在复旦大学古籍所忽然收到一封来自西藏民族学院署名为“高明”的信件,信中说明了他有考博的意愿。由于他此前曾有一些汉语史研究的基本成果,看来基础不错,我当然表示欢迎。到了专业口试的时候,他对答如流,我跟他虽是初次见面,颇有一见如故之感。接着,我在批阅试卷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篇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揣想此卷必出“高明”之手,事后查对,果然不错。后来,他因外语离分数线差几分,我还曾专门给研究生院打报告,陈述其专业优秀,是可塑之材,希望特批录取。从1997年9月到2000年7月,高明君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文史》、《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十来篇。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曾建议他留在古籍所工作。此后,他虽然返回了西藏民院,而且从此难得一见,但是,每当我在期刊上看到他发表的论文,听到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消息,心中总是充满了欣慰之情。

一转眼,高明君离开复旦已有七年之久。就我所知,这七年中,继《论稿》之后完成的一些博士论文纷纷出版,据说其中有一部分是为了适应高校“评职称”或“换工分”的需要。《论稿》的作者也在高校工作,但他总是在那里慢慢地修改,并不急于出书。人家是越改书越厚,或者题目越大;他呢,改到如今书不见厚,题目倒缩小了:当初的书名叫“研究”,现在却叫“论稿”。

最近听说,《论稿》不久就要出版了,我本来打算在这篇序言中述评它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其中可圈可点之处;但转而一想,这部书论点明确,条理清楚,资料翔实,可读性强,读者一看,便知其学术含量,我又何必多此一举?还不如赶紧结束此文,让读者腾出更多的时间细读其书。况且,对高明教授来说,更重要的乃是在《论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与深化,从而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是他的追求,也是读者的期盼。

吴金华 2007 年 10 月
撰于复旦大学古籍所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中古史书词汇研究述评

- 第一节 中古史书注释著作中的词语研究 / 12
第二节 俗语词考释著作中的中古史书词语研究 / 16
第三节 当代学者的中古史书词语研究 / 22

第二章 中古史书词汇的构成和特点

- 第一节 中古史书词汇的分类原则 / 30
第二节 中古史书文化词汇简论 / 33
第三节 中古史书中的古语词 / 50
第四节 中古史书中的新词 / 65
第五节 中古史书词汇的特点 / 87

第三章 中古史书单音词的词义研究

- 第一节 中古史书单音词词义的发展 / 95
第二节 中古史书单音词词义发展与词汇系统的关系 / 111
第三节 中古史书单音词的词素化 / 124

第四章 中古史书复音词研究

- 第一节 中古史书复音词的基本类型 / 134
- 第二节 关于复合词研究的一些思考 / 151
- 第三节 中古史书复合词词义分析 / 160
- 第四节 中古史书复合词词义构成特点 / 170

第五章 中古史书词汇与词典编纂

- 第一节 中古史书词汇与词典的立目 / 188
- 第二节 中古史书词汇与词典的释义 / 196
- 第三节 中古史书词汇与词典的书证 / 205

第六章 中古史书词汇与中古史书的校点整理

- 第一节 中古史书词汇在中古史书校勘中的作用及其运用 / 221
- 第二节 中古史书校勘商补 / 228
- 第三节 中古史书标点订误举例 / 237

结语 / 243

参考文献 / 245

引用书目 / 249

附录一 《后汉纪》校读劄记 / 251

附录二 《后汉纪》校读续记 / 268

附录三 《后汉纪》校读献疑 / 278

附录四 《后汉书》词语笺释 / 285

词目索引 / 292

后记 / 307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语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关于汉语史分期的进一步细密化、科学化。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力先生在其《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中初步阐明了有关汉语史分期的问题,涉及分期的依据及断限等理论问题,并将汉语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虽然这种分法还只是粗线条的,但已经开创了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把语音、词汇和语法结合起来研究的先河,对此后的汉语史研究影响深远。其后,吕叔湘先生又结合汉语实际,把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开始出现作为标志,明确提出以晚唐五代为界,在汉语史中划分出“近代汉语”阶段。^①“近代汉语”的提出以及它在汉语研究中的通行,标志着汉语史分期的重大突破。汉语研究已经走过了仅仅注重书面文献语言研究的阶段,过渡到了书面语言和口语并重的崭新时代。沿着这样的思路,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又发现了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即从东汉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末唐初。这个时期汉语词汇和语法都表现出一些突出特点,总体呈现出从上古向近代的一种过渡态势,有的学者将这一段称作“中古汉语”。^②目前,关于中古汉语虽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例如关于中古汉语所指范围是什么,它的上限和下限到什么时间,中古汉语划分的理论依据等等问题还存在不

① 见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中吕叔湘先生所作序言。

② 见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前言”。

同意见。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使用这一概念时也有不同程度的细微差异。^①但把东汉魏晋南北朝汉语作为中古汉语的主体,已经越来越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可以说,中古汉语研究的方兴未艾是20世纪汉语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总体而言,当前的中古汉语研究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词汇、训诂、语音、语法几个方面虽然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相对而言,词汇和训诂方面的成果更多一些。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古汉语词语词汇的研究可以上溯到汉魏时代。解释俚语方言的《通俗文》是汉末服虔所作,南北朝时顾野王等人也都不同程度留心于口语词的意义,下至唐宋时期,笔记中时有关于中古语词的精当解释,这些都成为今天研究中古汉语词汇不可忽视的宝贵材料。自此而下,历朝都曾经出现过考释中古语词的文献著作,有的是吉光片羽,分布零散;有的则研究深入,相对集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最早就是从这些词语考释起步的。进入新时期以来,众多学者运用传统训诂学方法,摆脱经学的束缚,扩展词语考释的范围,使汉语词汇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成果的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越前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已经成为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涌现出了像《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中古汉语语词例释》等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看到,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如郭在贻先生所说:“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总的看来,还没有人能够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词汇进行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②的确,以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主要还是“语文学”意义的研究,而没有彻底进入真正的“语言学”研究。虽然也有像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潘允中先生《简明汉语词汇史》、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等著作做了一些词汇史方面的探讨,但绝大部分都还停留在传统训诂学的范围内,以明确特定词语在文献

① 如中国学者使用“中古汉语”,一般是指从东汉到初唐汉语的发展,而日本学者使用“中古汉语”,下限要到唐末,如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等。

② 郭在贻《读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载《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

中的意义为目的,其着眼点还不完全是研究词语和词义的发展、探讨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近年以来,许多学者逐渐开始注重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古汉语词汇,力图改变单纯词语训诂研究所带来的弊病,这种形式的研究已成为近期中古汉语研究的一个热点。张永言先生、汪维辉先生倡导的常用词演变研究,蒋绍愚先生提出的全面的词汇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但这一方面的工作做起来有相当难度,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不但要求有扎实的文献功底,而且还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因此,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有更多学者投入精力、共同努力,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同时,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还出现了另一个新动态,即有一部分学者注意按语料的性质对古文献进行分门别类的语言研究,如吴金华师的《三国志》词汇研究、江蓝生先生的小说词语研究、朱庆之先生的佛教文献词汇研究、方一新先生和刘百顺先生的史书词汇研究、王云路先生的诗歌词汇研究等。这些研究集中探讨了某一部类文献中的词汇发展现象和规律,为全面研究中古汉语词汇提供了丰富的基本材料。实践也证明:大量重要的语言事实和规律就是在这种分类研究中被逐渐挖掘出来的,只有这种相对集中的攻坚式研究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整体水平。当然,中古汉语的研究材料是非常丰富的。粗略地讲,可以包括佛经、小说、诗歌、史书、农书、医书、书札以及其他杂著。^① 由于这些材料的语料价值有一些差异,再加上研究者的关注视点不同,它们受重视的程度也有差异。相比较而言,佛经由于包含的口语成分多一些,已经被认为是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的宝藏。同时,小说、书札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视。在这些材料中,史书、农书、医书等文献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这些方面以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反,正是这些成果为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去思考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有关问题。如何利用这些优秀成果,并适当借鉴词汇研究的相关理论,使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

① 关于中古汉语的语料分类,可参看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

性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是所有中古汉语研究者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选题缘起

当前,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块重要阵地,这方面的成果也在不断涌现,人们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认识也逐渐从模糊变得相对清晰,汉语词汇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也在慢慢凸显出来,这一切都得力于长期以来众多学者的辛勤工作。处于新世纪的起点,回顾过去的丰硕成果,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开掘,逐步攻克中古词汇研究中的更多难题,这是学术发展对我们提出的新挑战。

就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来说,史书文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价值。这些价值是同中古史书文献的特征密切相关的。史书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发展的主要材料,在编纂时就必须大量收集文献材料,不管是什么类别的资料,只要对描述历史发展有作用,都应该在采集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史书文献所具有的内容上的广博性,是其他各类中古文献难以比拟的。比如中古史书文献,其中不但包括经传议论,还有街巷传说;不但有传统的中土文献,还有佛经等域外文献,几乎涉及当时所有各种类别的文献,是一种文献的大汇集。从语言角度研究这种文献,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探寻词汇发展的规律,比起单纯从某一特定类别文献(比如诗歌、小说、佛经等)来研究,其结论可能会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其次,中古史书文献部帙庞大,数量众多。单就正史而言,《后汉书》(包括李贤注及《续后汉志》)约 230 万字,《三国志》(包括裴注)约 100 万字,《晋书》约 188 万字,《宋书》约 140 万字,《南齐书》约 60 万字,《梁书》约 53 万字,《陈书》约 30 万字,《北齐书》约 42 万字,《周书》约 54 万字,《魏书》约 114 万字,《隋书》约 108 万字,《南史》约 116 万字,《北史》约 191 万字,共计约 1400 多万字,这是除了佛经以外,中古时期数量最大的一部分文献。语言研究不能脱离开具体的文献材料,语料的数量越大、涵盖性越广,就越有可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启示,越有利于发现语言发展的相关规律。长期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也表明:如果没有中古史书作为语料,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中古词汇研究者在相关论著

中频繁使用中古史书文献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语言研究非常重视材料的选择,能否选择好语言研究的材料,有时候直接影响着语言研究的结论和质量。具有一定的数量仅仅只是对语料要求的一个方面,语料是否富含语言发展的“金矿”,是否能从中挖掘出可供语言研究的有用材料,这才是衡量语料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中古史书文献具有独特的语言特征,即是一种“混合体的语料”。从时间层次上说,中古史书中的语料包括了从东汉直至初唐这一时段,反映的词汇特征虽然有时不能在时间上很明确的界定,但大约还是在“中古汉语”的范围之内。从语体特征上说,中古史书语料主要是以一种书面语的形式出现的,其中含有相当数量的口语发展的成分,但比起佛经等文献来说,比例可能小了一些。过去在中古汉语研究中,关于语料性质的问题一直是遵循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的说法,将汉语研究的语料分成“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并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语料价值的高低,坚持语言研究应该以“同时资料”为主,“后时资料”为辅。^①显然,以太田先生的分类方法来考察,中古史书文献大多属于“后时语料”,这样一来,数量庞大的中古史书文献就面临着被如何处理的问题。以前的研究者多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的,即从中古史书中分出那些所谓的“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然后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同时资料”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是有利于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探求,但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那些“后时资料”的价值,降低了他们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发挥的作用。实际上,不管是“同时资料”还是“后时资料”,都应该在语言研究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关键在于如何来使用它们。中古史书为词汇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同时资料”,同时也将相当数量的“后时资料”显示出来,只要我们善于利用,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分析论证,这些文献可能会成为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的新语料,也可能开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新视点。

正是基于以上的设想,我们确定以中古史书词汇作为研究的对象。之所以做出这种决定,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前人及当代学者在中古

① 参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

史书词语的考释方面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成果,^①迫切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并从中探寻出一些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同时,大量的“个案”研究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词汇研究的可靠性,把结论建立在正确理解中古史书文献的基础上,这样所获得的有关词汇发展的规律才可能更全面而准确。其次,中古史书文献有其鲜明的特点:词汇丰富,既有当时新产生的一些词语,也有继承前代的词语;而且中古史书语言还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有利于从运动变化中来考察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情况。中古史书文献应该在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研究内容

本书选取中古史书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的大量“个案”基础上,力图勾勒出中古史书词汇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中反映出的一些词汇发展的现象和规律,为从总体上把握中古汉语词汇史提供一些材料。同时也想以中古史书词汇为对象,对汉语词汇整体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本书没有采用以前研究词汇常用的考释词义的方法,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词汇构成及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从词汇系统的角度去考察研究中古史书词汇。同时,本书也没有完全局限于当前语言研究关于语料性质的有关分类,既注意对“同时资料”的研究,也不忽视对大量“后时资料”的考察。另外,我们还特意避开了一些当前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比如常用词演变的研究,而从其他的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将研究重点投注到单音词词义的变化以及中古复音词的词义构成等问题上,力求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具体说来,本书主要进行了以下各方面的探索:

从词汇构成的角度考察中古史书词汇的构成,将中古史书词汇分成文化词汇和普通词汇,研究了这两部分词汇的主要构成和来源。同时,又

① 关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情况,可以参看本书第一章有关部分。

将中古史书词汇中的普通词汇分成古语词和新词两个部分,探讨了古语词的定义,考察了中古史书古语词的来源和特点。对中古史书中的新词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说明了新词产生的主要途径以及新词产生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古史书词汇的总体特点,揭示了它在研究汉语词汇发展中的价值。

本书还将词义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对中古史书词汇构成和特点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古史书词汇中所表现出的词义发展规律。从单音词方面来看,中古史书词汇中的单音词词义发展具有了新的特点,比如义位的增加,引申层次的增多等等,同时还从词汇发展的系统角度,考察了单音词词义变化给整个词汇系统带来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我们强调:单音词词义研究应该成为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点。复合词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本书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初步尝试。阐述了有关复合词判定的原则问题,论证了复合词的构成是构词词素意义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有规律词义运动形式,最后还探讨了中古史书词汇中复合词的主要特点。

关于本书,还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说明。首先是概念问题。我们所使用的“中古汉语”,是指从东汉到初唐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汉语的发展。所涉及的“中古史书”,是指《后汉书》(包括李贤注和《续后汉书》)、《三国志》(包括裴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魏书》和《隋书》这十一部正史,文中的论述主要是围绕这些史书展开的。至于《南史》、《北史》、《建康实录》、《后汉纪》及《资治通鉴》有关部分,从语料性质上看也属中古史书范畴,但因这些书同前十一部书的史料基本一致,所以只在必要时作为参考。

以上所说的十一部史书从编撰年代上来看,跨越了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初唐,特别是从《晋书》以下的南北朝史书,主要是初唐时组织编撰的,再加上史书编撰中时时都有增删的现象,文字的改动更是举不胜举,所以这些文献一般都不能作为某个特定时代语言的代表。比如《后汉书》是刘宋时范曄编撰的,其中的语言特点不能完全代表东汉。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些史书在编著时一般都前有所本,是采集了大量的前代文献材料加工而成的。比如《后汉书》在编著时,已经有包括谢承《后汉书》等多家后

汉历史著作流行于世,范晔应该是吸收了这些著作中的材料。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古史书文献的语言也应该是可靠的,用它来研究东汉魏晋南北朝到初唐的语言发展还是可行的。只是遇到具体判定语言时代问题时,运用上要加以注意,要考虑到史书编著的特点。

以上这十一部正史从编成以来,除了出现在“十七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合刻史书文献中外,先后有多种单刻本流行。这些版本促进了中古史书文献的流传和研究,不管其版本质量的高低,都是中古史书文献整理的重要参考材料。但这其中大多数版本比较珍贵,一般学者查找起来费时费力。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这些版本进行了综合整理,加注新式的标点,重新排版,出版了便于使用的新版本,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华书局标点本”。本书在引用中古史书文献时,主要以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标点本为依据,一般不更多考求以前的各种版本。当前,中华书局正在组织重新修订已出版的标点本,期待着新整理的中古史书早日面世,那时,本书的许多论述可能会更加周详。

四、研究方法

关于汉语史(特别是词汇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有许多学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蒋礼鸿先生在其代表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前言”中提出,研究古代语言要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所谓纵的方面是联系各个时代的语言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①王锬先生进一步补充,提出研究还应点面结合。所谓点,指的是专书研究;所谓面,则是从一代或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类或几类体裁的作品去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补充,以克服专人专著在词汇面上存在的局限。^②这些理论方法对今天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研究方法上看,目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主要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纯语言的研究;另一派是将语言研究和文献整理结合起来。前者如方

① 参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前言”。

② 参王锬《唐宋笔记词语汇释》“前言”。

一新、董志翘、汪维辉等先生的中古词汇研究,后者如吴金华先生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常常是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的。同时从具体的研究效果来看,这两种方法都能在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中发挥相当功用,能深化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实践也证明:研究方法选择的是否合适直接影响着研究的质量。本书总结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确定了研究的基本原则。

首先,将词语的考释和词汇发展研究结合起来。当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从总体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点上的研究多一些,面上的研究少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多一些,理论的概括少一些。当然,这些都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状况有关,在“个案”研究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做整体性研究,必然会暴露出一些先天不足。以“个案”研究为基础,逐步扩展到面上的研究,提升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性,这个思路应该是可行的。我们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收集了大量的中古汉语词语考释成果,特别是中古史书词语考释成果,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归纳。另外,对前人没有考释或虽有考释而还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词语,我们也结合各种文献材料加以考释,力求使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还注意加强词汇研究的理论性,努力摆脱单纯训诂研究所带来的弊病,在论证说明中古史书词汇构成特点和发展规律时,时刻注意汉语词汇发展和中古词汇演变这个大背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做,一方面能使中古史书词汇的研究更加深入,使中古史书词汇源流及发展规律显现得更加清晰,也可以从某些方面修正和补充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加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使汉语词汇研究更加科学。

其次,在研究中注意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定性分析是对词汇发展规律的说明,是词汇研究的最终目的。不管是断代的词汇研究、整体的汉语词汇研究,还是专书词汇研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要对所研究词汇现象进行理论分析,总结出词汇发展的若干规律。显然,在这个分析归纳的过程中是离不开一定的定量分析的,统计数据有时更能说明问题。没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往往会流于空泛,而且容易得出不科学的结论。定量分析能为定性分析提供充足的材料,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因

此,在近年来的汉语史研究中,学者们都注意到定量分析的作用,使用定量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当然,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是要有一定的保证的,比如计算机引入语言研究,大型语料库的建立等。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手工操作,一方面是研究效率低,同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中,我们注意使用了统计数据,把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但由于自己掌握的相关语料库材料有限,再加上计算机语料库目前尚无法解决词语切分等问题,在有些地方还是只能依靠手工统计,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论证的效果。

最后,注意将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本体研究是指对中古史书词汇现象的描述,对中古史书词汇发展规律的概括以及对汉语词汇发展中相关问题的探讨。这个方面是我们首先注意下大力气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本书的重点内容。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一定的篇幅说明中古史书研究的应用价值,把中古史书词汇研究和词典编纂以及中古史书的校勘整理结合起来。这个方面的结合过去往往被忽视,其后果是:一方面词汇研究的成果得不到具体的应用;另一方面是与词汇研究有关的一些领域,如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常常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词汇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注意了这方面的结合。当然这种结合的利弊以及具体的结合方式,还是值得今后语言研究者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另外,关于《汉语大词典》的使用也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本书专列一部分,对《汉语大词典》从收词立目、释义和书证列举三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补充修正,其他各部分中也会出现这种修正补充。但必须指出的是,《汉语大词典》是当今一部高质量的语文词典。虽然从它出齐至今,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但从收词立目、释义和书证的整体来看,《汉语大词典》基本能体现“源流并重”,能反映汉语词汇研究的整体水平,这是同类词典无法比拟和替代的。《汉语大词典》已经从某种程度成为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特别是在汉语词汇发展的探讨研究中,《汉语大词典》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用的材料。据有些学者